

一支歌永远在回响

■ 肖力民

反哺之心结对帮扶桐溪村,尽心尽力帮助桐溪村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村里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于都县人武部帮助村里修缮黄经耀故居,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军民双拥文化广场、红军步道等,不仅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也让村里的红色历史文化焕发新活力。

牛颈村村口矗立着老红军葛接调的雕像,一些村民和牛颈小学的孩子正在雕像前瞻仰。葛接调从小学习裁缝技术,1928年参加红军赤卫队,1929年3月参加了福建汀汀战斗,在攻城时负重伤,身中5枪,之后调入红军被服厂工作。长征途中,葛接调手中的武器是一台德国产的“飞人牌”手摇缝纫机。到了延安,他还为毛泽东同志缝制过棉衣。

葛江洋曾向父亲葛接调,离开家乡后,为何只有两次回到于都。葛接调声音低沉地哀叹:“出来闹革命63人,60人没有音讯,对不起革命兄弟的亲人啊!”从父亲身上体味到血浓于水的感情,葛江洋决心回报家乡。他经常回乡看望牛颈小学的孩子,为师生购买学习、生活用品,为学校捐赠乒乓球桌、捐建图书室。他还主动请缨担任于都县长征源宣讲团团长,奔赴各地宣讲父辈故事和长征故事。

杨梅村是红军独立三师师长刘铁超的战斗地、牺牲地和安葬地。硝烟散尽,枪炮声早已远去,当年红军挖的堑壕、地道依然留存。山上苍松挺拔,小河旁翠竹青青,一丛丛花草随风摇曳,好像在告诉我当年刘铁超率领红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刘铁超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市,黄埔军校优等生。他避大路,择小径,堵截敌军的作战方略,曾经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多年来,刘铁超后代一直在苦苦寻找他的牺牲地和安葬地。2023年,经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丁良跃的调研和考证,确定刘铁超于1932年2月牺牲在杨梅村“土围子”战斗中。当时,杨梅村群众自发捐赠了一副上好的棺材,和红军战士一起把刘铁超安葬在“土围子”附近的小山坡上。刘铁超烈士后代倍感欣慰,千里迢迢赶来察看、确认和祭奠。为表达谢意,他们向杨梅小学捐赠了8台笔记本电脑。

新修缮的刘铁超烈士墓,已成为葛坳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忠魂不泯,英灵犹在。刘铁超烈士的曾孙女刘晓蓉动情地告诉我:“感恩于都人民炙热的红色情怀,感恩追寻路上许多的温暖和感动,太爷爷的革命精神,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

当年,总人口仅5000余人的曲洋区(今葛坳乡曲洋村),有1800余人参加红军。在梅江河畔的曲洋老街,聊起毛泽东、朱德、陈毅两次来到曲洋指导革命工作并居住在老街的话题,村民们津津乐道。

曲洋小学将军馆,由一间空余教室改建而成。一件件锈迹斑斑的展品、一张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一篇篇泛黄的著作,再现张耀祠、黄经耀、杨思禄3位开国将军光辉的一生。从小学生讲解员自信的笑容和自豪的讲解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从苦难走向辉煌,筲路蓝缕的峥嵘岁月已化作传唱不衰的英雄史诗,深深印刻在孩子们心间。

“那年秋天成熟的草,在青色转黄的十月,编织成一双草鞋,将它放在掌心,走回出发的那天……”伴随着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主题曲响起,曲洋小学的孩子们在舞台上深情演绎情景剧《长征》。动情的演出扣人心弦,让不少观众湿了眼眶。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葛坳独好。你听,一支歌永远在回响:“万水千山多坎坷,心随亲人一起走过,胜利不忘哪里来,红色源头记心窝……”

步入开国将军黄经耀的故乡——桐溪村,一股深厚的红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眼前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桐溪村曾经是深度贫困村。2015年起,于都县人武部干部职工怀着

军旅点滴

上次休假,胡小平狠心地把儿子留在了父母家。看着在母亲怀中挣扎着挥动小手、使劲哭闹的儿子,胡小平也落泪了。但是,一想到即将开始的任务,想到肩上的重担,她挥挥手,坚定地向火车站走去。

在气象保障中担任值班预报员,是每个预报员的梦想。从院校毕业到气象室担任预报员以来,胡小平已经在天气预报的岗位上磨练了近2000天。在春节前进行的预报业务考核中,胡小平脱颖而出,获得担任值班预报员的资格。

胡小平知道,这一切来之不易。俗话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对一名天气预报员来说,不变的是“天气时时在变”,每天都是新的挑战。准确的预报结论,只能靠自己对气象资料的正确分析、研判。

受地理位置和复杂地形影响,发射场区的天气就像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这里的天气对预报员很不友好。一个个从院校走出的高才生,在多变的天气面前都没了脾气,只能老老实实当起“小学生”,从了解发射场区的天气特点和气象资料开始学习。

胡小平刚到气象室时,经历过一次“走麦城”。

那是一次冬季降雪过程。下午预报会商时,值班室外下着小雪,所有预报员一致认为降雪会很快停止,后半夜将转为晴好天气。气象室主任签发了第二天的预报结论:晴,西北风2~3级。这个预报结论,将在场区晚间电视

世相一笔

姨父刚退休,平日里无事,总爱和我聊天。

“我这个老头子只羡慕你一件事——当过5年兵。我没当过兵,但每天锻炼身体,理了几十年板寸头,就是想向军人看齐。”姨父摸了摸自己斑白的头发,感慨道。

阳光有些刺眼,草坪上尽是欢腾打闹的孩童和坐在野餐垫上闲聊的大人。“讲讲您的故事吧。”我随口说道。

“我啊……没什么故事。”姨父话虽如此,却立即端坐起来。我网购的野餐椅似乎不够结实,在他调整坐姿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大概因为坐在野餐椅上无法挺直腰板,姨父站起身来,说:“那我就讲讲

来了一个“姐姐”

■ 张春华

节目中播发,次日早上起床号响过之后,还要在场区广播中播送。

次日,在官兵听到起床号、准备出操时,接着听到的天气预报让大家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女播音员用甜美的声音说天气晴好,地面却是厚厚的积雪,漫天雪花依然飘个不停。

气象室被直接“打脸”。站在出操人群中,大家感到大家揶揄的对象,胡小平感到羞愧,恨不得融进白雪之中。

上级要求气象室认真查找预报失败的原因,从教训中得到提高。经过分析,问题的根源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局地性天气认识不足,二是粗心大意。

“胡小平,报准了,是胡——预报员;报不准,就是胡预报——员,胡乱预报。”事后,大家和胡小平开起了玩笑。

“一定要当胡——预报员!”胡小平暗下决心。这次预报失误,让胡小平清醒地知道,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胡小平最怕参加预报组的天气会商。会商时,预报员依次发表个人意见,相互之间可以提问、磋商,最后由组长总结预报结论。胡小平想先听听老预报员的发言,给自己一点启发,可组长偏偏要新预报员先说。胡小平怕出洋相,每天一遍遍地分析各种图表,反复修改自己的预报和依据。说出自己的结论后,她再仔细地听其他人预报,看看和自己的分析有什么不同。在取长补短中,胡小平的预报准确率越来越高。

元旦刚过,单位召开动员大会,对即将进行的试验任务进行安排。气象室通过预报竞赛,确定本次任务的值班预报员。胡小平成绩优异,符合值班预

报员人选要求。

“值班预报员不仅任务重,更要对气象保障负责。你孩子还小,爱人平时也很忙,这次任务没考虑你。”领导体谅胡小平的难处。

“能参加这次任务,我感到荣幸,也很珍惜这个机会。我们这就把孩子送到父母那里,保证全力以赴赴任任务。”听了领导的话,胡小平坐不住了。

看到胡小平下了这么大的决心,领导决定让她担任值班预报员。

从老家回来后,胡小平全身心投入到气象保障的准备之中。

“五月树发芽,九月飘雪花”是场区的天气写照。寒潮一来,雪花纷飞,气温变化剧烈;刚刚化冻的黄土地,大风一刮,黄沙遮天蔽日;从5月开始,雷雨增多……这些恶劣天气,会给试验任务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室领导和老预报员指点下,胡小平一有时间就钻进资料室,以寒潮、大风、沙尘、雷雨为重点,对照历史天气图册一页页查阅、抄录,分析造成不同天气的大气环流形势,进行分类总结。

气象保障方案的下发,标志着试验任务的全面展开。预报值班室就是预报员的阵地,气象资料则是预报员的“武器弹药”。每天,胡小平要分析处理大量气象资料,16时组织天气会商,发布预报结论。次日6时,要组织订正预报,对前一天的预报结论进行修正。还要根据任务指挥部的要求,随时提供气象保障。她像坚守阵地的士兵,随时保持冲锋状态,无暇顾及远在老家的孩子。

任务到了关键时刻,胡小平倍感压力。和家里通话时,牙牙学语的儿子不

时喊出的“妈妈”,是胡小平最好的减压剂。有时在电话中听到儿子哭闹,她也只能哄上几句,然后狠心地挂断,继续工作。

转场,是试验任务的一个重要关口。降水、沙尘、大风都可能影响试验产品的运输及元器件安全。“夜间阴雨,明天8时降水停止,9时转为多云天气。”根据这一预报结论,任务指挥部决定明天10时开始转场。

次日5时,值班室外小雨淅沥,询问天气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来。如果预报失误,降雨不能按时停止,转场就要推迟,所有单位和人员从凌晨开始的准备工作将白白浪费。

降雨能不能按预报的那样停止?胡小平和大家一样期待肯定答案。经过对新收取气象资料的充分讨论,6时,她给出结果:维持预报结论不变,10时符合转场最佳气象条件。

“这雨确定能停?”

面对电话中的一个疑问,胡小平坚定地回答:“没问题!”

7时50分,完成测试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等待转运的工作人员,站在厂房前,看着逐渐裂开的云层,无不感到惊讶:“老天爷也听我们预报员的话了!”

胡小平再接再厉,为后续试验环节成功地组织了气象保障,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盛夏,胡小平匆匆踏上回家的路。一路颠簸,赶到小区门口时,胡小平看到儿子正和小朋友一起玩耍。她赶忙放下行李,嘴里喊着“宝宝,宝宝”,想上前抱儿子。

让她没想到的是,儿子怯怯地向后退去,大喊着:“外婆,外婆,来了一个……姐姐!”

椅子的故事

■ 陈金衡

椅子的故事吧。”

姨父转头迎着斜阳,对我说:“10多年前,我还在一个乡镇小学当校长。那天,天阴沉沉的,一队拉练的军人路过学校。其中一个人走出队伍,向我询问附近哪里可以宿营。趁部队歇脚的工夫,我带着他在附近转了一圈。眼看要下雨,战士们还没吃晚饭,一个个饥肠辘辘。”

“那怎么办?”我问。

“幸好那天是星期六,学校放假。我提议让他们到学校里面宿营。住在教室里,总比在野外淋雨强。在得到他们肯定的答复后,我立即去把所有的教室门都打开。还好,在大雨来临前,战士们都有了避雨的地方。”

姨父顿了顿,继续说:“住的问题解决了,吃饭却犯了难。因途中遭遇山体滑坡,补给车被挡在半道上。米面粮油在副食店还能采购,但镇上为数不多的

几个卖肉摊位都赶在下雨前收了摊。不能让战士们没肉吃啊,我想起学校后面的老王家不仅种菜,还养了几头猪,便跑到他家自掏腰包买了一头最肥的老王。那王那还纳闷:‘这也不是逢年过节啊。’我告诉他,解放军来了比过节还开心哪!一听这话,他也吵着要跟我一起去学校,临走时还跳到田里摘了一背篓当季蔬菜。”

“您和王叔叔真有觉悟!”我忍不住地赞叹。

姨父弯腰拿起茶杯,呷了一口,笑道:“我跟老王把猪撵到学校,正犯愁没人会杀的时候,炊事班的好几个精壮小伙子都说要一显身手。那晚,一大锅猪肉炖粉条可是香出了几里地呢。”

“后来呢?”我不禁咽了咽口水。

“当晚吃完饭,他们就在学校住下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呢,我就被一个

战士叫醒,说要给我买猪钱和蔬菜钱。我哪能收啊,可那个战士一路追着我要给钱。我真没办法了,一个劲儿对战士说:‘你们为国家、为人民流血牺牲,也没有收我们的钱哪。’带队的首长拗不过我,就把他自己用的一把折叠椅送给我了。他说椅子是他自己买的,陪了他很多年,很结实。我只好收下。”

“这把椅子‘价值不菲’啊。”我深受触动,催姨父继续往下讲。

姨父动情地说,故事的结局让他感动至今——“将官兵送出学校,我回去锁教室门。这才发现,所有的教室和走廊、厕所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看大门的老李告诉我,战士们凌晨4时就起来打扫卫生了,连操场上的落叶都没放过。老李还往我手里塞了一把现金,说是带队首长临走前交给他的任务:一定把钱转交给校长……”

国防纪事

短笛新韵

“雪海孤岛”的守候

(外二首)

■ 杨祝祥

多么希望这里的周边
能有一片海
像赛里木湖一样蔚蓝
多么希望这里就是一座岛
像一颗绿色的宝石
镶嵌在祖国南沙的海面

谁料,你却是一座孤山
矗立阿尔泰山脉的崇山峻岭间
祖国雄鸡版图的尾尖
蝶泉谷,通幽深远
卓尔特河,水流急湍
茂密的云杉将你簇拥
崎岖的达坂将你阻断
挂壁公路,曲折蜿蜒
短短两百公里的路程
却要驱车一整天

十月,收获的季节
北疆的红山嘴边防站
便会大雪封山,交通阻断
进入长达八个月的“冬眠”
雪花,时常造访
军马,长久陪伴
天空中,只有雄鹰在盘旋
夜晚,一群热血男儿
只能与星光对话

与月光缠绵
乡音隔着屏幕传递
滚烫在沸腾的心田

在“与世隔绝”的冬天
一代代戍边人
坚守在“雪海孤岛”
踏雪巡逻边境一线
用青春和热血践行铿锵誓言
用忠诚和坚韧守护万家灯火
和祖国繁花似锦的春天

高原的风

高原的风
来时凶猛
去时无踪
从柔和到狂躁
从黄昏到黎明
没有韵律
只有蛮横

高原的风
吹绿了春的憧憬
吹红了夏的激情
吹硬了石头的坚韧
吹厚了昆仑的寒冰
吹黑了英俊的脸庞
吹老了年轻的士兵
唯有挺直身躯
唯有睁大眼睛
唯有携手并肩
唯有负重逆行
才能守护万家灯火
祖国的安宁

火烧云

天边,山顶上
飘来一片火烧云
映红晶莹的雪野
明净的冰面
高耸的峭壁
还有我的容颜

眺望远方,我的思绪
如起伏的山峦绵延
我的双眼陷入混沌
朦胧中,已分不清
此刻,是边陲的黎明
还是故乡的黄昏

我的风景

■ 庄康达

我不是旅人
却在围炉篝火旁
抖落长白山的雪花漫天
我不是行者
却在裂隙裂缝间
带回罗布泊的黄沙绵延
我从不贪恋美景
却在眺望中沉醉于天山的雪莲
我站在这里
守望一片天地
不动征铎
却有独特的风景



坚守的印记(油画)

阿者马立作